

環 島 日 記

如果有人告訴您，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十天之內，騎行一千公里，完成環島一週，您或許會懷疑它的可能性，但這幾篇日記告訴您的，却是鐵的事實。

九月廿日 天氣陰雨時晴

一大早先準備行李，滿滿的兩個書籃，其中除衣物外，還有水壺，簡單的救護藥品，盥洗用具、指南針、腳踏車修理用品、臺灣地圖、雨衣、手電筒、照相機等等，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然後，把自行車推到附近的車行修理。提起這部老爺車呀！踏板老是「伊伊」作響，時而伴著幾聲「卡噠」倒蠻有節奏的，平時，當作「交響樂」欣賞，還說得過去，如今，作長征計，就不是開玩笑了，非大大地整修一番不可。老實說，並不是我寒酸，捨不得買部新的，而是它與我還有著一段不同凡響的關係。十年前，它與我同時進入初中，也就是我的入學禮物，十個寒暑了，它一直追隨著我南征北伐（按筆者曾在花蓮、臺北、屏東、臺北等地就讀。）正因為我們有著如此這般的深厚友誼，所以車行雖會願以二百五的「高價」收買，我也不忍釋手。

話說一切準備就緒，忽然來陣大雨，我的天！真是出師不利。這幾乎破壞了我的全盤計劃。

還好，近中午時，雨過天晴，十二時五分順利出發。

記得二月間，我就打算利用寒假，作自行車環島之行，當時，另外約了二位同學同行，花了二個月的時間作籌備工作，包括打聽蘇花公路的管制規則，氣象所歷年的氣候記錄，公路路線圖以及里程的調查等等，還有學一點修理腳踏車的技術。終因另二位同學臨陣退却，而且寒假過於短促，於是延到今天。

下午三點半抵大甲，順道拜訪了李錫祺先生，並在李公館幸會了羅純一老師。說真的，我雖有環

島雄心，却也擔心半路上發生意外，所以他們問起，我祇說到臺北玩。五點半抵通宵，進了晚飯，天色已黑，而且下起雨來，天空烏雲密佈，毫無中秋夜的氣氛可言，一路上黑漆漆的，既使是一道車燈，由遠處照射過來，都會使我不禁自慰，「光明來臨了！」

在雨夜裡，摸索了二個多鐘頭，八點抵后龍鎮。荒山道上，陰森森的恐怖氣氛，使我不得不放棄原有計劃，投宿在此間新生大旅社。

九月廿一日 天氣晴

檢討昨天沒有按預定計劃抵達新竹，出發時間太晚是原因之一，其他諸如行李過重，逆著東北季風，加上不清楚路線等等，都影響到速度。

早上把一部分次要的行李郵寄回去，八時半向臺北進發，中午纔抵新竹，打擾了戴永泰同學。隨後，風力加強了，著名的新竹風，真是名不虛傳。逆著四到五級的東北風，也是很够受的。

夜裡八點總算到桃園了，好不容易纔找到廖勝榮同學家，並由廖同學十八里相送，有說有笑，倒使我頓時忘了疲勞，忘了孤單。在壽山公園我們依依不捨地分手了，此番友情，更是我完成環島的一大動力，由於他的指點，我順利地到達臺化，那是十點過二分的事了。

九月廿二日 天氣晴後雨

九點五分踏上征途，往新店路很好，過了新店二公里左右，進了碎石路了，這下子才知道以後的路，直到宜蘭，都沒有鋪柏油，這一記意外的打擊，幾乎使我癱瘓下去。直到小格頭站的二十公里上坡路，是出發以來最痛苦的一段。其中有一公里整整走了一小時，真是無情的打擊，一顆顆鵝卵石鋪得滿滿的，當然無法騎行了！一路上坡，又是大太陽，空著肚子，連隨身的水壺也乾了，此時與其說

是推車步行，勿寧說是拖著兩條腿向前爬，終於在一個「順興宮」的小廟前倒下去了。半個鐘頭的休息，恢復了元氣，繼續向前「爬」，好不容易到小格頭站後找到一家僅供麵食的小攤子，已是午後二點了。早餐的兩碗稀飯，挨到二點，此時，恨不得一口氣吞下十碗麵呢！

三點多到達棧寮站，又開始下雨了，在招呼站邊的草寮裡避了半個鐘頭的雨。我開始擔心，以後的路途，又得在雨中苦戰了！幸虧雨只下了一個鐘頭。四點抵坪林，雨是停了，眼前却還有三十公里的崎嶇山路，纔能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宜蘭，此時又是日落西山的時候了。趕到宜蘭嗎？由當地人口中得知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奇蹟出現。依時速五公里計，夜裡十點當可抵目的地。看我創造奇蹟吧！

偏偏老天不作美，七點多下雨了，士度站以後雖然下坡，但是傾盆大雨使我非常為難。天上的烏雲使我想像中「月夜行軍」成為泡影。

在黑暗的碎石路上，冒著雨下坡騎行，到底不是安全的事，再說山風襲來，濕透的皮鞋和暴露在外的雙手，簡直就麻木了。尤其是兩隻手，一路緊抓著煞車板機，幾乎失去知覺了。感謝上帝！我的祈禱沒有白費，夜裡十點以前，安抵宜蘭。

◆◆◆◆◆ ◆◆◆◆◆
九月廿三日 天氣雨後陰偶晴

昨夜的雨持續到早上，等九點多雨小了纔離開宜蘭。十點在羅東順道拜訪了詹益寶同學。中午抵蘇澳。

午餐後，進入最驚險的蘇花公路。一路上，左邊兒是萬丈懸崖，見不著底；右邊兒是山巖峭壁，望不到頂。路寬僅容許車輛單行，急彎處更是危險萬狀，萬一迎面閃出一輛車子，準叫人措手不及，不輪下喪生，也得魂斷懸崖，再不然，就得葬身太平洋了！驚險處，靠牆而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算得是最安全的措施了。

山高處，公路盤旋而上，眼前白茫茫一片，猶如騰駕雲霧，別有一番滋味。車子下了山，靠海處，風光旖旎，又是另一種情調。抵南澳已是黃昏時分了。夜宿臨海旅社。

◆◆◆◆◆ ◆◆◆◆◆
九月廿四日 天氣晴偶雨

清早出發，沿路都是一邊山一邊海的險路，中午抵清水，這裡有聞名的清水斷崖，隧道尤多，其中以清水，和平及崇德三隧道最有名，全長各在四、五百公尺左右，隧道口僅容一輛大型客車通過，

隧道裡一片漆黑，我隨身帶著的小手電筒，偏偏在這個時候失靈，只好沿著隧道壁，摸索前進，萬一碰上車子，只得做緊急撤退。幸虧——通過，都沒有會車。中午二點多抵東西橫貫公路的東段出口——太魯閣。這裡的風景，早已揚名國際，確非筆墨所能形容。光那處古色古香的牌樓，就够吸引人們，令人留連忘返了。說真的，只有到過太魯閣才知道臺灣的美。正如瑞士風光，集中歐大大自然美之大成一般。

下午三點抵新城，在蔡伯父家休息了一個下午，晚飯後，繼續趕往花蓮，七點半抵英崙姊夫家。

◆◆◆◆◆ ◆◆◆◆◆
九月廿五日 天氣晴後雨

十點跨上鐵馬，沿花東公路南下。雖然是石子路，比起臺北宜蘭間的碎石路，要好騎得多了。在壽豐葉步榮同學家用過午餐，繼續前進，一路上沒有崎嶇的路，也很少上下坡。下午四點抵瑞穗，在舅父家吃了點心，再繼續餘程。抵玉里，天色已黑，又是下雨，時間是八點。只得再度改變計劃，投宿黃正榮同學家。

◆◆◆◆◆ ◆◆◆◆◆
九月廿六日 天氣晴

清晨出發，過了三條不淺的河（溪底便道），十點抵達富里，回到自己的家，倍感親切。準備好好地休養幾天，養精蓄銳，以期順利完成餘程。自臺中出發，到富里，整整五十萬米，餘程五十萬米。

晚餐，豐盛的晚餐，是幾天來，不曾享受到的。與雙親歡聚，細述幾天來的驚險經歷，誰說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呢？這不是一幕「天倫之樂」嗎？願今夜睡得更甜。

◆◆◆◆◆ ◆◆◆◆◆
九月廿七日 天氣晴後雨

靜養一天。

◆◆◆◆◆ ◆◆◆◆◆
九月廿八日 天氣晴後雨

七點半離家，向大武進發。

在鹿野橋演了一幕驚險的戲。昨天的大雨，使河水暴漲，溪底便道，無法通行。掉頭回去嗎？我又不忍半途而廢。試試看吧！抬著自行車，涉水渡過。過河未及四分之一，水位已高達第六肋間了，滔滔的水勢，把我連人帶車沖走了一公尺，要不是下游的一塊大石頭攔住，一切都完了！我的日記，豈不到此為止！

聰明的！撤退吧！

呆坐在岸上，望河興歎！放棄餘程嗎？絕不！記火車遲過一個站嗎？我又不願自行車寸土離地，本來就決心做到不折不扣的單車環島，既使是一個站也不甘願改變初衷。

徘徊著、考慮著，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總不能坐待水枯呀？輕載最近的兩星期內，東部鐵路就發生了兩宗行人過橋被火車撞死的不幸事件，送掉了四條人命，但這又是最後的一條路了！終於決心向死亡挑戰！別無他法。

在橋頭，將自行車兩輪擺在一條鐵軌上，確認兩頭沒有火車開來，纔放膽跨步，總算安然渡過了黃河。

中午在鹿鳴橋進餐，一點半路過臺東，馬不停蹄地向大武前進。四點半下雨了，披著雨衣，繼續走！距大武十公里處，突然，山石滾下，所幸石子不大，掉在車上的雖叮噠作響，打在身上的却不痛不癢。當時想，如果一塊大石頭當頭一記，豈不一命嗚呼？幸哉！虎口餘生！

六點半大武在望了，夜宿大新旅社。

九月廿九日 天氣雨後晴

昨天的雨一直持續著。一開頭就似乎註定要雨中旅行了。十一點半抵壽崙，這裡是臺東與屏東的縣界，也是大武與楓港間的公路中點，此後到楓港一路下坡，倒很順利。不料，距楓港四公里時，前輪沒氣了！可憐的老爺車！再支持鐘十分吧！硬是滾到楓港找一家車行，聽了老板的話，將千瘡萬孔的內胎換條新的，反正未來的四百多公里路程，依然是艱苦的考驗吧！午餐在楓港吃。

過了獅子頭（地名），到高雄都是柏油路面。回想自新店過後，在石子路上顛波騎行了五十萬米多，如今馳騁在柏油路面上，倍感輕快舒適，就這樣一口氣到了高雄。

九月卅日 天氣晴

今天是計劃中的最後一天，高雄到臺中，全程二百二十二公里，一天騎到，又是想創造奇蹟！

六點五十分出發，九點到臺南，中午抵新營，三點半抵嘉義，五點半抵斗南，七點半西螺時，夜幕低垂了！八點十分硬支持過西螺大橋，到達溪州。再繼續走的話，十二點以前料可抵達臺中，但是……老實說，夜裡易於迷路，自行車又沒有燈靠了吧！夜宿溪州。

自早上六點五十分，馬不停蹄地奔馳了十四小時，也够我受了。眼看著臺中就要到了，心裡又驚

又喜，驚的是那股莫名的勇氣和潛力不知由何而生，喜的是完成壯舉，就在眼前了。說真的，重重的離開順利地渡過，層層的考驗安然地通過，幸運得很！

回憶起來，驚險處，心猶有餘悸，緊張處，仍然令人冒汗，美妙處，只能意會，欣慰處，不可言傳。

我覺得只要下決心，憑著忍耐力和吃苦的精神，獨自環島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當然還得具備征服大自然的野心才行囉！對膽小的人來說，這就難了！無怪乎姊姊要大驚小怪了！還把我加了一個頭銜—阿拉伯勞倫斯再世。其實，他對沙漠有征服的雄心，我對大自然也有偏好，如此而已。要把我比之勞倫斯，不怕被人家聽了，笑掉門牙！

十月一日 天氣晴

六點出發，由溪州而員林，再到彰化，最後臺中，其間各以一小時完成，九點已是臺中在望了。

十二天前悄悄地離開臺中，如今，又悄悄地回到出發點，當初雄心勃勃，如今快活滿腔。心情不同，感想各異。除了在家休息二天，實際日程是十天。

整整十天的大自然洗禮，風吹雨打和日晒，沒有使我屈服，疲勞挨餓和口渴，沒有把我嚇倒，緊張危險和恐懼也沒有阻止我前進，僅此一點，是聊表自慰的。

其他不能詳載的細節與插曲，讓我在記憶裡，慢慢回味吧！那也保留一些好作為兒孫饒膝時的故事資料，那時候，我會跪起大姆指一再強調：「這是阿公親身的經歷，偉大的故事！」

注射器之發明 易止信

1851 Pravaz of Lyons (里昂), invented hypodermic (皮下) Syringe (注射器).
1853 Invention of hypodermic syringe and needle (針) by Alexander Wood of Edinburgh, (愛丁堡) to enable morphine to be deposited at the actual seat of pain, or near the nerves supplying the painful area.

Ref: Lee J.A. : A Synopsis of Anesthesia